

伴郎伴娘租赁业务涌现： 租个陌生人做伴娘靠谱吗？



网络图片

25岁的蒙蒙在今年2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但身边其他亲戚朋友里没有合适的女生可以担任伴娘。正在焦急之际，婚纱店的店员告诉蒙蒙可以提供租赁伴娘服务。很快，蒙蒙就敲定了两个职业伴娘，每人300元一天。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像这样通过出租的方式担任伴娘或伴郎的服务逐渐兴起。值得注意的是，从调查采访情况来看，目前针对出租伴娘伴郎服务的争议较大，且这一新兴市场的渐趋火热背后存在不少乱象，如价格差异大、缺乏标准和准入门槛等。同时，针对资质不足等问题，建议互联网平台、婚庆公司等中介平台以及交易双方重视规范审查，避免后续出现纠纷。

符合市场现实需求 租赁伴娘交易暴增

婚礼当天，两个家住当地的伴娘早上5点多就赶到蒙蒙所住的酒店，开始计划堵门游戏等环节的流程。中午的婚礼仪式上，其中一位伴娘还以蒙蒙闺蜜的身份，捧花致辞为她送上了祝福。当天下午2点，婚礼宴席散场，两位伴娘圆满完成了任务。

事实上，近年来像这样选择租赁伴娘或者伴郎的情况越来越多，相应的出租伴娘或伴郎服务也越来越多。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以“出租伴娘”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发现，以“出租自己当伴娘”内容发帖的不计其数，价格在200元至800元不等。在文案中，出租者通常会说明自己的身高、体重、年龄等个人信息。

根据该二手交易平台统计数据，2021年的5月1日至5日，平台上“出租伴娘”的交易量达去年同期20倍以上，服务价格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而“出租伴郎”的服务在平台上也有供应，但成交量只有伴娘的25%。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说，新人不愿欠人情债、婚期将近而身边找不到合适的伴娘伴郎、希望有经验的伴娘伴郎可以保障婚礼顺利进行等情形的出现，使得出租伴娘伴郎有了现实需求。本质上而言，出租伴娘伴郎服务的服务模式，可以理解为一种雇佣合同。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同样认为，出租伴娘伴郎为新人提供协助举办婚礼的服务，具有提供劳务的性质，符合市场需求，应当允许其存在。

职业伴娘伴郎出现 协助完成婚礼流程

目前在四川成都读书的大四女生谢宇科，是一名“00后”。去年1月，她在刷手机时偶然看到一条关于出租伴娘的广告，于是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出租自己担任伴娘的广告。

第一次担任出租伴娘，谢宇科收获了2600元报酬。不菲的收入加上好吃的婚宴，让本就热爱旅游的谢宇科乐在其中。如今，她已经通过出租的方式担任伴娘超过40次，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谢宇科说，对于租赁伴娘的新娘来说，都希望伴娘有较丰富的经验，有足够的控场能力，而“身份保密”几乎是一个必备要求。这种情况下，她会与新娘提前议定需要“伪装”的身份，通常是扮成新娘的闺蜜、同学，有时还需在仪式阶段负责抢手捧花、为新人致辞以及献唱等才艺表演。

她介绍说，担任伴娘的流程通常大同小异，需要在婚礼当天随时陪伴在新娘左右，负责接亲游戏的策划，在婚礼上为新娘整理着装，

倒酒水，拿杯子，端托盘，递戒指，并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伴娘最大的职责就是确保一切顺利，既活跃气氛，也不会耽误‘吉时’。”

从兼职做出出租伴娘，到成为职业伴娘伴郎公司的负责人，谢宇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今年2月，她在浙江注册了一家公司，主营伴娘伴郎租赁服务。据她介绍，目前该公司已经吸纳了2.5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兼职做出出租伴娘伴郎的。

她告诉记者，她所创建的平台现在一个月接单量在五六百单左右，一般每单在500元以上。事实上，除出租伴娘之外，出租伴郎也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数量差距较大，目前市场上伴娘伴郎的比例大概在9比1。

22岁的尹元辑今年3月成为该公司的一名职业伴郎，截至目前仅参加过两场婚礼。他对自己以职业伴郎身份参加的第一场婚礼印象深刻。新郎新娘在海南海口包下了一个五星级酒店，6个伴郎和6个伴娘全是租来的。

规范缺失野蛮生长 亟须完善服务标准

“目前来看，出租伴娘伴郎准入门槛低，似乎谁都能做。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相应关键词，能看到大量由个人发布的出租自己的信息。”谢宇科说，一些婚庆公司尽管也会提供出租伴娘伴郎服务，但都是私下临时招募的，并不专业，偶尔会有一些打着“专业伴娘伴郎团”旗号的账号，其背后也只是一个临时的小团体或者工作室，没有在有关部门注册和登记，缺乏营业资质，“根本不靠谱”。

不仅如此，她还关注到，目前对于职业伴娘伴郎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和培训系统，价格也是千差万别。仅她自身经历而言，参加婚礼的报酬就有400元到3000元不等。

任超认为，租赁伴娘伴郎市场混乱主要表现在供需双方无正规渠道平台作为中介，从而形成信息交流混乱、伴娘伴郎素质无保证、需求方资质模糊等问题。一些二手交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租赁伴娘伴郎广告，平台对此没有起到规范监督的作用，无法为发布广告的人员和需求方之间提供较为集中的信息渠道。

他还提到，囿于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形式较为随意，无法保证服务提供方的质量。该类交易

多为一锤子买卖，服务提供方的性价比很可能较差。另外，互联网随机“拼单”成交的交易模式下，基于信息不对称，服务提供方无法通过互联网完全知晓需求方的身份，为该类交易埋下隐患。

“婚庆公司或职业伴娘伴郎平台对于参与出租伴娘伴郎服务人员进行联网登记备案，加强对伴娘伴郎的业务培训等。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进行出租伴娘伴郎业务的个人，可以通过正规平台，实现供求双方信息的匹配。提高效率的同时，中介平台对于双方资质予以保障。”任超说，对于中介平台而言，需要对供求双方进行资质管理，主要包括身份认证等管理，为供求双方提供平台背书。

孟强从提供服务方角度建议，担任出租伴娘伴郎时要注意自身权益的保护。例如，有些地方可能存在“闹伴娘”的陋习，因此可能引起有关性骚扰的纠纷，还有可能要求伴郎挡酒等习俗，这些都可能引起身体伤害或者侵权纠纷。

孟强认为，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伴郎时，应约定好服务内容、报酬标准，以及婚礼过程中收取了他人馈赠的礼物红包的归属等事项，避免事后发生纠纷。

(据《法治日报》)